

芬芳
一叶

微信记步

□孙同林

微信开通几年,最近才发现还有一个“微信运动”功能,练习一段时日,觉得挺有意思。

微信上的旧交新友们,只要手机上有这个功能的,无论他是在同城,还是远在天边,也不管是熟络的,还是从未谋面,都进入“共运动”行列。大家每天什么时候开始举步,已经走了多少路,以及在朋友圈里的排位,都一览无余。

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走路锻炼的模式,坚持了一段时间,却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。有了微信运动,只要起步,手机上便会自动显示动态。排行榜上“前有榜样、后有追兵”,形势迫使我“不得不”走。晚上还要来一个小结,如果看到自己在排行榜上显示步数的位置过于落后,常常还要来上一段时间的补课。第二天,步数又刷新翻篇,一切再从零开始。

开通了微信记步,可不能一曝十寒,自己每天的运动量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,俨然有了监督,太少了,便觉得在众多亲友面前颜面上过不去,只能“咬咬牙”再度出发。从微信记步这件小事看,生活中的许多习惯养成,主观内因固然是关键,但是客观外因推动也不容小觑。

只要运动,就会有显示;也只有运动,才会有显示。自此,我一改从前一到办公室、回到家中,就将手机扔到办公桌或者茶几上的习惯,一天到晚,除了睡觉,总是手机不离身,上洗手间也会带着手机。因为洗手间与办公室往返之间可以“运动”一两百步。进入厨房,也要将手机放在裤兜里,只要身体抖动,也会照常计步。老伴见我手机一刻也不离身,有些奇怪:“你有啥事瞒着我,手机给我……”我很爽快地将手机递给她。她翻来覆去搜索半天,什么都没有发现,一脸狐疑。为了消除老婆疑惑,进入厨房时,我先将页面打开,让她看运动步数,然后炒菜,一边哼着小曲,一边摆动着身体。等到从厨房出来,再让她察看,结果增加了300多步。老婆恍然大悟,便也要我帮忙为她的手机打开微信运动记步。

我在意自己的运动步数,也很关注朋友圈朋友们的动静。有些朋友几乎每天都能走到一万多步,甚至于两万步以上。看到运动量大的,我会为他们点赞。尤其是对那些接触以后让人感觉精神饱满的朋友,我更是不遗余力为他们点赞。我深知,对那些并没有深交的朋友们而言,我与他们今生今世的缘分,不过就是在一个僻静的角落,轻动手指,默默地为他们点个赞,仅此而已。

时间长了,发现还有“捐步”一说,可以对自己所关注而运动量较小的人捐上自己多余的步数。数额虽然微不足道,爱心却在。而这种奉献常常是隐秘的,不一定为对方所知,这份爱心唯有自知。有些天我的运动量明显不大,但步数却不少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暗中为我捐步,我便心存感激,内心里多了一份开心。你可以悄悄帮我,我也可以悄悄帮你,不图回报。这种公益是小爱,也是大爱,大爱是无声的。

金色梦幻
王尚

当整个世界寂静下来

□明前茶

每逢假日,团圆饭桌上,我和妹妹夫一家人正在热烈地讨论学校的趣事、工作的烦恼、热点的新闻、游玩的畅想,母亲都会默默地偏过左耳来聆听。自从75岁起那年开始,剧烈的耳鸣治疗未果,她的听力迅速下降,与她的相处就变得艰难起来。母亲不肯戴助听器,嫌弃那小小的助听器放大了整个世界的杂音,汽车驶过的声音,空调的滴水声,外界的蝉声和狗叫,都放大了十倍,令她心烦意乱,头脑嗡嗡作响。而若不戴助听器呢?就好像有一层无形的水幕隔绝在她与我们中间,让她与我们坐在同一张饭桌上,都如同一尾鱼,游荡在孤独的气泡中。我瞅见了,赶紧把大家谈话的内容,择其扼要,大声讲述给她听。我要用一种接近播音员的字正腔圆的腔调,放缓语速,对着母亲的脸开口,方便她端详我的口型。否则,她一旦听岔,就会有老家人所说的“蒲鞋穿在袜儿里”的喜剧效果,免不了让人发笑,而发笑,是明显伤害母亲的自尊心的,她就会在开口前变得犹豫,瑟缩。因此我早就感知这种复述的必要性,它犹如“说话的美声唱法”,将优美的音韵一波波传到母亲苍老的耳鼓。终于,那层隔绝在母亲与世界之间的水幕消失了。母亲的左耳捕捉到了我的声音,她明白大家在团圆饭桌上究竟为何而笑,为何而恼,她的忐忑不安消失了,她把腰果虾仁舀到我碗里说,要是你不跟我再说一

遍,我真的什么新消息都听不见了。唉,我如今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了。

我赶紧劝慰她说,你还是有用的老太太啊,看你这身打扮,你这时髦的发型与衣裳配色,那就是穿prada的女王。看你的眼神儿多好,比我好多了,能穿针,能看清报纸上小六号的字。

我并没有夸张。母亲的视力是真好,她甚至能看清纱窗外爬动的蚂蚁,她轻轻弹动纱窗,那只蚂蚁飞快地跑开了。每天早上,朝阳镀亮了窗外高大的银杏树,母亲都会欣喜地对我说,总觉得银杏树只有全黄了,才像缀满了一树金色的蝴蝶,忽闪忽闪地好看,其实,由绿转黄这个过程,只要被朝阳镀亮了,银杏树也一样有说不出的美。

我意识到,趁着母亲的眼力尚好,应该多带她去享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参差美好。于是,我开始带她去看电影。

我们母女总是买星期六早上的票,这个时候票价便宜,而且整个影院比较空旷,观众少,交头接耳也少,电影的音响效果穿透力更强,母亲可能会听见一部分对话。在买票之前,我得浏览豆瓣上的简短影评,观看视频博主们对电影的分析介绍,我得保证这部片子台词不是很密,演员的表演功力很强,情节舒缓、细腻、容易理解。我一般会选剧情片或者轻松又富有哲理的喜剧,绝对要避免选择枪战片或者警匪片,因为,激烈的枪炮声,连环追车时车轮与道路的锐利

摩擦声,还有惊心动魄的撞车声,都会锤击母亲本已脆弱不堪的耳鼓。此外,我会带着一小本便利贴进去。我会打着迷你手电,一面看电影,一面把影片的关键情节与金句台词记录下来。通常一场电影看下来,我要记录20多张这样的纸片,为的就是当母亲看完电影,她可以理解那些因为听不见而疏漏的内容。

后来,我发现,母亲专门收集了我们看电影的种种行迹。她在一本大16开的硬面本子里,贴着我俩的电影票,周围贴满那一张张我按顺序记录的便利贴。母亲还会向左邻右舍展示她看电影的收获。邻居熊哥说:“你妈妈一直对我们讲,你有孝心,还肯带着老太太看电影。而且,看这些记录的纸片,我女儿有多么利落漂亮的一笔字,你妈妈说,佩服你那么快就能记下来,而且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
我心里暗笑:速记可是一个记者的基本素养啊!母亲总是觉得她拖累了我,让我在电影院里也必须一心二用,而我准备告诉她的事实是:经过这五年不停顿的速记训练,我与只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作的同事相比,提笔忘字的可能性要少得多。常见的中文方块字都以更致密紧凑的结构长在我的心里。当我书写时,它们一个一个不假思索地跳出来。我应该因此感谢母亲,可以给予我尽孝的机会,同时令我的笔力和表达能力都进一步地提升了。

玉兰
一瓣

蚊子

□汤凯燕

冬,小雪天,仍有蚊子,孤单一只。它似乎不曾想纠缠我,只有气无力飞着。但我绝不放过它,放过任何一只有可能吸食我鲜血的蚊子。

我在这间屋内住了十几年,它也经历过无数次轮回,世代代与我纠缠不休。它渴望我、追逐我,比恋人更强烈的爱,最原始的欲望与激情,不惜性命。

然而我恨它,恨它嗡嗡嗡,在夜的寂静里,喋喋不休,侵扰我的睡眠。恨它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,越挠,印记越

鲜明,血迹斑斑、狰狞醒目。

若视它为敌,未免太过看重它了,它没有与我匹敌的资本。弱不禁风的身体,论敏捷与机灵又不如苍蝇,弄死它易如反掌。我毫不怜惜它的生命,有时它被拍成扁的标本,一弹指,落入尘土。有时掌心黏了一团红艳,我厌恶它,也厌恶被污染了我的血。对待它,如寒冬般的无情,手掌凛冽,但往往打的是自己,痛了自己的胳膊、大腿、面颊。

谴责它、驱赶它、欲消灭它,这是

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。它年年夏秋都潜伏在我四周,窥视我、刺探我,伺机而动。一旦有机会便用针叮住我的皮肤眼,贪婪吮吸。它实际是我亲密的敌人,没有人比它更了解我,熟悉我的体温的情绪,知道我血液独有的香气。无数次交锋中,我们不自觉间交换了各自身体的信息。

今天,这只走到冬季的蚊子又一次自我掌中逃离,躲到我家哪个旮旯。但它从不承认这是我的家,或许它以为是它的。

心窗
片羽